



LIANBANG DIAOCHAJU POAN MIWEN

(美) 安德鲁·塔利 著

# 联邦调查局破案秘闻

# 联邦调查局破案秘闻

(美) 安德鲁·塔利 著

周学艺 宁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Inside the  
FBI  
Andrew Tully

---

本书根据纽约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1980年版译出

**联邦调查局破案秘闻**

(美) 安德鲁·塔利 著

周学艺 宁静 张毓文 译

---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24千字 插页2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

统一书号: 3067·165

定价: 0.95元

(内部发行)

## 内 容 提 要

此书以大量的真实材料，详细叙述了美国近年来所发生的重大案件以及联邦调查局侦破这些案件的经过；同时，对联邦调查局的组织机构等情况也作了概括的介绍。该书对我们了解美国社会和联邦调查局沿革情况及侦破活动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作者安德鲁·塔利是一名美国记者，多次发表有关白宫和情报机构内幕的文章。在本书中，作者明显地宣扬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所谓“功绩”并极力吹捧其现任局长；对个别案例的介绍也过分夸张。望读者注意分析鉴别。

# 目 录

## 联邦调查局新貌

- 第 一 章 千万美元的窃贼…………… ( 1 )
- 第 二 章 改弦更张…………… ( 21 )

## 间谍行当

- 第 三 章 间谍之梦…………… ( 42 )
- 第 四 章 神龙行动…………… ( 60 )
- 第 五 章 请君入瓮…………… ( 79 )

## 空中奇案

- 第 六 章 同床异梦…………… ( 100 )
- 第 七 章 一个眷恋家室的人…………… ( 116 )
- 第 八 章 流窜的劫机者…………… ( 127 )

## 血案迭起

- 第 九 章 全家遇害…………… ( 151 )
- 第 十 章 华盛顿大血案…………… ( 172 )
- 第十一章 流窜世界的杀人凶手…………… ( 194 )

## 犯罪与政治

- 第十二章 殉教的先知…………… ( 206 )
- 第十三章 无休止的调查…………… ( 226 )
- 第十四章 费城的色鬼…………… ( 238 )

## 千方百计搞钱

- 第十五章 愚蠢的银行抢劫犯…………… ( 254 )
- 第十六章 参议员死里逃生…………… ( 268 )

|      |                |         |
|------|----------------|---------|
| 第十七章 | 不法的税警.....     | ( 281 ) |
| 第十八章 | 新开张的赃物交易所..... | ( 301 ) |
| 第十九章 | 波特兰市人心惶惶.....  | ( 319 ) |

# 联邦调查局新貌

## 第一章 千万美元的窃贼

“你们银行丢失了一千万美元吧，”布朗对沃纳说。

这一回是沃纳大吃一惊。“此话怎讲？”他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我是说有人从贵行盗走了一千万美元，”布朗答道，“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正在侦缉偷钱的人。”

—

人人都说斯坦利·马克·里夫金是个机灵人。他轻松地读完了坐落在诺思里奇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得了个工商管理学士学位，后来又在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他在诺思里奇教过计算机课，卖过计算机软件，还在瑞士日内瓦一家国际能源公司工作过。他结过婚，妻子是他在瑞士结识的一位德国姑娘，他中学时代的情人，但如今已经离婚。

一九七八年，里夫金已经三十二岁，头顶渐秃，身体发胖。这年秋天正是他生意兴隆的时候。他自己开了一家计算机咨询公司——斯坦利·里夫金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塞普尔维达占着一套三间卧室的公寓，里面放满了计算机设备，他就在这里做生意。两年前，他曾受聘于美国捷运公司的子公司支付系统公司，前去洛杉矶检验太平洋证券银行的计算机系统，重点是检验这家银行的安全措施。一九七八年，他又曾受英科特姆·霍尼韦尔公司的委派，帮这家银行为线路拨款系统建立一个备用系统。线路拨款系统是一种银行与银行之间直接拨款的设备。从夏季到初秋，他定期前往线路拨款操纵室，检查这个系统的工作情况。

凡是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就要飞黄腾达，成为一个“腰缠万贯”的机灵人。所以，十月初，里夫金去拜访他的律师加里·古德盖姆，要古德盖姆给他介绍一个与欧洲有业务往来的钻石掮客时，律师并不感到特别惊讶。古德盖姆安排里夫金和朗·斯坦见面。斯坦是洛杉矶的安贝尔钻石进口公司的推销员，声誉很好。里夫金对斯坦说，他代表一个公司集团，希望买进“约一千万美元的”钻石。这可是一宗大买卖。不过里夫金毕竟是加里·古德盖姆推荐来的，而斯坦也是惯于做大买卖的人。

斯坦和俄罗斯钻石公司做过生意。俄罗斯钻石公司是苏联一九七六年开设的一家公司，专卖苏联产的钻石。斯坦往日内瓦给俄罗斯钻石公司的营业主任亚历山大·马利宁发电，讲明里夫金的打算。五天以后，也就是十月十四日，俄罗斯钻石公司又接到第二封电报，这次署名的是太平洋证券银行的一位“纳尔逊”先生。电报说：“朗·斯坦先生系我



方代表，掌握一千万美元，拟购三克拉上下的商业用钻石。”

十月十六日，里夫金把计算机咨询业务交待给他的秘书和从诺思里奇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雇来的几个兼职工作人员，前往圣迭戈国家半导体大型计算机系统公司担任软件（程序编制）部主任。他请求房主允许他把设备留下来，他不在期间，可由别人使用。

九天以后，里夫金下午请假，驱车前往洛杉矶，“去检查太平洋证券银行的线路拨款室”。他进了那座五十五层大楼一个平时不开的电梯，开到D层的第一业务处，与警卫打过招呼，进入线路拨款室。他平时总是面带微笑，和颜悦色，谁都熟悉；警卫和线路拨款室的雇员都知道他是“专家”。

里夫金显然只是马马虎虎地检查了一通。这一天他在暗暗熟记太平洋证券银行与美国国内外其他银行直接拨款用的密码。作为一种防范措施，密码是天天变换的。记熟以后，他悠然踱了出来，到处陪着一副笑脸。

这时已经快到下午四点半钟了，正是线路拨款室的雇员精神懈怠的时候。里夫金一走出来，马上就往拨款室打电话，说他是“迈克尔·汉森”，这家银行国际部的一个分部主任。他背出了几个密码，然后便通知从一个他胡编的号码户头，向纽约欧文信托公司的另一个他胡编的号码户头划拨一千零二十万美元。线路拨款室对这个通知照办无误。这种拨款业务太平洋证券银行每天要处理一千五百来宗，合计达四十亿美元。所以，相对而言，一千零二十万只是一个小小的数目。况且，电话报来的密码也准确无误。次日早晨，这宗拨款业务还没有来得及复核，里夫金已经又通知从欧文信

托公司把这笔钱拨到瑞士的沃兹乔德银行，说明要存在俄罗斯钻石公司的户头里。

朗·斯坦确信里夫金所说的全是实话，来到日内瓦，就匆匆赶到俄罗斯钻石公司的办公室。俄国人查明货款已经拨入他们的户头以后，便把钻石发到日内瓦，斯坦在那里仔细检验了这批钻石。他感到满意，就和俄罗斯钻石公司的马利宁商定，以八百一十四万五千美元，购买了六点零四磅钻石。

里夫金飞到日内瓦来取这批钻石。他把钻石藏在行李里；于十月二十九日飞回美国。这一招称得上胆大包天，但里夫金估计得倒也分毫不差：美国海关检查员绝不会想到竟有人厚颜无耻地干这种勾当。里夫金只说了一声他没有什么要报关的，就随着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永远是川流不息的人群给放行了。欺诈固然容易得计，但赌徒的拿手好戏却是拼命硬闯。

里夫金回到美国西海岸以后，住进了贝弗利希尔斯的隐士饭店。这是一家豪华的大饭店，起居室下凹，壁炉用木制嵌板。他在房间里招待新朋旧友之余，抽空向衣袋里塞了一把钻石，坐上出租汽车，前往老巴黎珠宝店，卖了六千美元。按照法律规定，老巴黎珠宝店把买进的这批钻石向警方填写了一个报告单。贝弗利希尔斯警察局注意到这批钻石是散装的，也就是说没有镶嵌起来，便开始调查此事。这时，里夫金已从隐士饭店结帐离去。

大约在这时，联邦调查局的一名密探在贝弗利希尔斯的一条街头和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骗子闲聊。此人偶尔报告过一些黑社会盗贼活动的情况，都是些道听途说的消息。他说一

位珠宝店的朋友告诉他，有一个家伙贩卖散装钻石。

“在哪里贩卖？”密探问道。

“不清楚，”小骗子说，“那家伙不告诉我。他只告诉我是一个姑娘对他说的。那姑娘的男朋友断断续续地干一些你们所说的非偷即抢的勾当。这种人消息可灵通呢。”

密探叹了一口气说：“再去详细打听一下。这些钻石很可能来路不明。”

“啊，准是来路不明，”骗子说。他嘻嘻笑了笑又说：“好，我再打听一下。要是打听到什么消息，可别忘了带钱来。”

密探并没有笑。“眼下还是快打听去吧。”他说着便慢慢步走开，拐进一家门洞，认真负责地在一片纸上匆匆记了几个字。他想，散装钻石？奉公守法的人是不会出卖散装钻石的。这事可能跟哪个案子对得上号。

可是，联邦调查局或贝弗利希尔斯警察局还没有来得及动手查明里夫金就是售卖钻石的人，里夫金自己却先暴露出他既爱吹牛，又不老练，算不得犯罪行当的高手。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他去看望古德盖姆律师，让古看了价值一百万美元的钻石。这也许还不致于完全败露；可是里夫金按捺不住，又吹嘘他已经领到一张新身分证，要到一个“神秘莫测的地方”去。他还唯恐古德盖姆一时听不明白，又泰然自若地告诉他，太平洋证券银行“可能要损失一千零二十万美元”。

古德盖姆大吃一惊。但是里夫金留下三颗钻石离去以后，这位律师想到了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他向联邦调查局当地分局打电话，把里夫金来访的情况报告了专业特工罗

宾·C·布朗。同一天，里夫金早先的一个疏忽也铸成了大错。他忘记告诉他妈他要离城外，里夫金太太向警察局打电话说他儿子失踪了。

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来到里夫金母亲家，要了一张这个逃犯的照片，印发全国。这时，罗宾·布朗已经成了负责调查此案的特工，他去拜访了太平洋证券银行的副总经理理查德·沃纳。

“你们银行丢失了一千万美元吧，”布朗对沃纳说。

这一回是沃纳大吃一惊。“此话怎讲？”他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我是说有人从贵行盗走了一千万美元，”布朗答道，“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正在侦缉偷钱的人。”

经过迅速核对，证明确实被盗。不过沃纳后来对记者说，即使没有联邦调查局的帮助，那一天也会发现丢失了这笔钱的。他告诉布朗，这家银行没有叫纳尔逊的人向俄罗斯钻石公司发过电报；这个银行根本没有名叫迈克尔·汉森的职员。里夫金就是用这个名字通知往纽约的银行户头拨款的。

里夫金未曾料到古德盖姆已经向联邦调查局报案，便飞到纽约州罗彻斯特，前去看望一个叫保罗·奥布赖恩的人。此人是罗彻斯特电话公司的收款员。里夫金是两年前在支付系统公司工作时结识奥布赖恩的，他想劝奥布赖恩在纽约开办一家钻石行，每年销售几十万美元的钻石，而他自己却呆在欧洲。

十一月一日下午，奥布赖恩正在忙着向公众介绍本公司电话计费标准，里夫金走进屋来，在来宾席的后排坐了下来。介绍结束以后，里夫金走到奥布赖恩面前。

“你好。我手头有一份差事，要请你来干，”里夫金说。

“哦，你好，”奥布赖恩答道，“可是我这份差事就挺好，前程也不错呀。”

但是里夫金还是不肯放手。他告诉奥布赖恩他一直在欧洲，在那里从事土地开发工作。他说他的收入不薄，委托人付费大方。“他们付一部分现金，一部分钻石，”里夫金说。因此他说他就有一个把钻石变成现金的周转问题。他想在纽约开一家小店，来出售这些钻石。这就需要在这里有个他能信得过的人，料理钻石生意，因为一段时间内他仍要呆在欧洲。

第二天，两人一起吃午饭，又进一步商量的这件事，但并未取得一致看法。第三天早饭时，奥布赖恩对里夫金说，他也许能请假一个来月，帮他筹建钻石店。最后，奥布赖恩的上司准假一个月，里夫金伸手给他六千美元，说是一言为定，就拿它作筹建小店用。

不过当天晚上，奥布赖恩坐下来看十一点的电视新闻时，他仍在琢磨这件事。突然，在电视屏上，他看到了里夫金的照片，又听得广播员说：此人从一家银行窃去一千零二十万美元，现正被侦缉。

“啊，我的天哪，”奥布赖恩对太太说，“那就是这两天和我在一起的那个家伙！”

奥布赖恩向洛杉矶的太平洋证券银行打电话，想找银行一位管事的谈谈。他最后找到了防骗科科长，向他讲明了全部情况。奥布赖恩说他还要报告联邦调查局。那位科长告诉他不必这样，此事由他来料理吧。不过奥布赖恩还是向联邦

调查局罗彻斯特分局打了电话，整个后半夜都在家里回答特工的问题。天色刚亮，奥布赖恩就和特工驱车前往罗彻斯特机场，希望在里夫金乘早班飞机离开罗彻斯特时堵住他。但是里夫金没有露面。

回家以后，奥布赖恩太太说里夫金来过电话，让她告诉丈夫，那桩买卖吹了，还说他当天下午再来电话。征得奥布赖恩同意后，联邦调查局特工在他的电话上安了窃听器。当天下午里夫金果然又打来电话，但是窃听的特工从他同奥布赖恩的谈话中，找不出线索能判断他在什么地方。不过，里夫金倒是说过还要再打电话，告诉奥布赖恩向哪里寄还那六千美元的筹建费。

十一月五日（星期日）下午四点三十分，奥布赖恩的电话铃响了。打电话的是里夫金。

“斯坦利，你的钱还在我手里，”奥布赖恩问他，“我寄到哪里呢？”

里夫金告诉他，把六千美元用现金寄到一个用丹·沃尔夫森的名字登记的邮政信箱；沃尔夫森和他自幼相交，现住加利福尼亚州卡尔斯巴德。奥布赖恩说现金邮寄不妥，但是里夫金坚持要这么办，并且挂断了电话。联邦调查局的一个特工从奥布赖恩的起居室向洛杉矶分局打电话，把沃尔夫森的名字和邮政信箱的号码告诉了特工诺曼·怀特。

掌握了这些情况，分局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沃尔夫森的住址。里夫金的计算机诈骗案发生刚刚十二天，也就是十一月六日（星期一）午夜刚过，怀特、布朗和理查德·多尔顿三名特工敲开了沃尔夫森公寓的房门。开始，沃尔夫森还说里夫金不在那里，但是布朗感到他的“表情”与他的话语

互相矛盾。过了一会儿，里夫金从一间漆黑的卧房里走了出来，简单地说：“我在这里。”他随身带着一个红包，里面装着尚未脱手的钻石和一万二千美元现金。沃尔夫森是个摄影师，给里夫金和三位特工照了相，里夫金是满面春风的样子。沃尔夫森后来卖了一张给美联社，也卖了一张给卡尔斯巴德一家的地方报纸。

## 二

斯坦利·马克·里夫金一向以机灵闻名，他的被捕却一下子使这个美名付诸东流。现在看来，他其实只是一个笨蛋，既不会、也不愿周密地考虑问题。诈骗太平洋证券银行的计划倒也算得天衣无缝，不到一天便把赃款迅速转移出国，存入一家瑞士银行。用八百一十万美元的赃款买进一袋钻石也毫无差池。但是后来整个计划却破绽百出。

罗宾·布朗等执法人员不理解里夫金为什么要返回美国；后来也不是设法逃到国外，而是在卡尔斯巴德一个朋友家里迟迟不动。在南美洲有些国家，一个富有的逃犯，即使犯了谋杀罪也可以逃脱法网。所谓逃脱法网既是一种形象说法，也是一种实际情况。里夫金向古德盖姆吹嘘夸耀，向贝弗利希尔斯一家珠宝店出卖钻石，这都注定会惹出事来。当他把藏身之所的户主的邮政信箱号码告诉奥布赖恩的时候，事情就发展到了高峰。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布朗说，“也许是他在这种环境感到更加舒适吧。他毕竟还很年轻。也许他不曾想到我们会全力以赴，侦破这个案子。”可能还是特工



多尔顿说得对：“我们侦缉的是一个计算机专家，并不是老练的罪犯。”

不过，诺思里奇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教员，对于里夫金的所作所为却毫不感到意外。诺思里奇计算机所所长杰里·博尔斯回忆说：“斯坦利处理许多事情都是这个样子。我猜想他是要把这件事当作智力练习。但我从不怀疑他会倒霉的。斯坦利有一种脾气，他会匆匆忙忙地决定一件事，全神贯注地干起来，然后，也不清理一下，留个烂摊子，便去干别的事了。”里夫金的一位教员杰拉尔德·史密斯博士认为他“善于看风使舵，见洞就钻。他是在卡尔斯巴德被捕的，但他原本应该去里约热内卢。”

用盗窃银行的赃款购买钻石，当然是里夫金计谋中极高明的一招。那一千零二十万美元必须提取出来，也就是说要能加以使用。《计算机犯罪》一书的作者唐·帕克在接见《洛杉矶先驱考察家报》记者时，说明了里夫金为什么要把钱投放在珠宝市场：

“你在一家银行有了一千万美元存款的时候，并不能径直走进去并说：‘给我一千万小票额美元。’你必须把这笔钱转到其他银行，要时时抢先行动，免得招人怀疑。最后，要把这笔钱转入一家外国银行，如瑞士的编码户头银行，这时也就根本无法追查这笔款子的去向了。你要留下扑朔迷离的线索，这才能争取时间转移赃款，并且变成现金。然后又得把这笔现金再次变换成能够流通的其他东西，如债券、证券、钻石等，无论是购置物品或有其他花费时，都可以做抵押。”

但是，里夫金却忽略了帕克的方案中暗含的戒律。他忽



视了“销声匿迹”这一条。所以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六日，他被洛杉矶的一个大陪审团指控犯了计算机诈骗、银行盗窃、走私、越州私运赃物等罪。后来在前一次控告中又加进了第二次计算机诈骗罪。最初宣布里夫金的保释金为六百万美元，后来减到四百万美元，最后到十一月二十一日，又减到二十万美元。里夫金从家人和亲友那里凑齐了这笔钱，交保释放；按法院规定，他须与父母住在一起，每天向洛杉矶预审事务局报到。

除了斯坦利·马克·里夫金以外，谁也未能料到后来还会发生什么事。那么后来到底怎样呢？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三日，他在候审期间，再次被联邦调查局特工逮捕，罪名是密谋从洛杉矶联邦银行盗窃五千万美元。同案被捕的还有资料复制公司经理，帕特里夏·弗格森太太。资料复制公司是洛杉矶西部一家资料推销公司，其顾主包括联邦政府的好几个部门。弗格森太太现年三十八岁，面色苍白，黑眼黑发，有两个孩子，已与丈夫离婚。在太平洋证券银行盗窃案发生前不久，她曾雇用里夫金作顾问。为了凑齐里夫金的二十万美元保释金，她拿出了二千美元现款，把她那所价值九万七千五百美元的房子也变卖了。

联邦调查局专业特工约瑟夫·T·希恩提交了一份长达十一页的正式书面陈述，谈到这起合谋盗窃案的详情：

希恩是个密探，掩护身分是一名商业顾问，原先在联邦银行管过信贷业务。一星期以前，弗格森太太头一次打电话找他，告诉他：有人介绍她来找他，说他能够“出入银行”；而她的建议又要求有一个银行职员合作，而且这个职员心里“必须有盗窃的念头”。她说里夫金需要这么个银行职员，因